

柯 倫 泰 著

# 赤 戀

溫 生 民 譯

上 海

啓 智 書 局 印 行

1 9 3 4

赤 戀

柯倫泰著

溫生民譯

上 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29

## 譯 序

這幾年來，我國的青年們把戀愛和事業的問題糾纏不清，就是在所謂革命的集團中也把革命和戀愛放在一塊像煞有介事地在那裏研討，找出一些模糊不清的結論。其實，這也難怪，在封建社會急速地崩潰，國內資本主義又很少建設的可能的這種矛盾的時代當中，這種對於兩性關係的混沌不正確的見解當然會反映出來：一方面憧憬着新酒漿的芳醇，兩性關係的自然的社會的解決；他方面又不自覺或自覺地囿於舊皮囊的束縛，迷沈於兩性關係的過去的主張與德律中。

老實說起來，兩性關係不過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的一種，雖然是不可避免的關係，可是並不是人與人間的關係的全部。所以，兩性關係只要不妨害其他關係的進行，不悖乎生理與社會的要求，那便是合理的正確的。戀愛不過是有閒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製造出來的神秘的名辭讓他們或她們自己去陶醉去追尋的東西吧了。我看你沒有飯吃了你還談不談戀愛！

人是社會的動物，每一個人都負有歷史的社會的使命。現在的社會是階級的社會。那些壓迫階級的人

們，站在被壓迫階級上面，搾取着被壓迫階級的血汗，在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之餘還有閒情來玩他們或她們的“戀愛”把戲。可是，我們是被壓迫者，是被壓迫階級，不要說沒有讓我們“戀愛”的機會，就是有，也是在鎗鋒，劍鏑，皮鞭，鐵鍊……之下流着汗，喘着氣去“戀愛”。那又有什麼意味呢？啊！我們還有比“戀愛”更重大的任務啊！我們如果要享受美滿的“戀愛”，我們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變革社會的工作——才可能。

赤戀便是暗示這種“戀愛之道”的有意義的小說。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本書的一切主張，可是，華西利莎從兩性關係的囚籠超脫出來，勇敢地對着現實做一位社會人這一點却是值得讚賞的。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把牠翻成中文，並不是爲了本書已有十餘國譯本的虛譽才動手譯的。

最後，關於著者讓我在這裏介紹幾句吧：柯倫泰女士 Alexandra Kollantay 生於一八七二年，一八九〇年夏加入舊俄的社會民主黨，參加社會革命運動，其後至德國丘力許大學 Zurich 留學，十月革命前漫遊海外，備嘗艱苦。在法時曾參加婦女解放及工人啓蒙運

動。隨加入第二國際在婦女工會中活動。歐戰時因加入‘孟什維克’國際，由巴黎放逐出來，逃至美國，在那裏她仍然繼續幹國際運動的工作。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暴發的時候，她馬上奔回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被舉為列甯格勒的執行委員。七月事件發生，她為克倫斯基政府所捕，但在第六次黨大會的時候她便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三月間她都為社會人民委員會委員，一九一九年她在Crimea 與 Ukraine 間繼續運動。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為蘇俄駐挪威公使，開世界女公使的新紀元，隨後調任為駐墨西哥公使，對於俄墨邦交頗多貢獻。一九二七年因病辭墨國公使職，但不久又被任為駐挪公使。她不獨是一位婦女解放運動的最前線的戰士，而且是有名的女政治家，著述家和文藝家。在本書中我們便可以發現她的文藝的素養和她對於兩性問題的見解。

譯者

一九二九，三，廿七。

---

4

譯

序

---

## 原 序

這部小說不是所謂“道德律”的研究，也不是蘇俄的生活基準體型之描寫。這書不過是歐戰後人類社會之兩性關係的一種心理的研究。

我以我的祖國，俄國的事物爲背景，以俄國的人物爲主人翁。那理由便是因爲我相信我自己比較他人較明瞭他們的生活，比較他人更能如實地描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性格。

因爲這部小說裏提出了許多問題，所以絕對不能用蘇俄特有的事物，而用全世界任何國家都有的事象。這些無言的心理劇是戰後所生的兩性關係的變化，這種進化——特別是婦女心裏的變化——是歐洲任何青年都懂得的。

我們是拿戀愛關係上的行爲基礎去判斷一個人的價值嗎？不，我想。一般地說起來，在不超越比較通融自在的一定範圍內，人們的兩性生活，是人們自己的“私事”。所以一個人的真價，不能拿那個人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爲做標準，而要拿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和他在國家社會上的有用性來決定。

從前社會上的大部分女子對國家社會都不感覺得有什麼義務，她們的一切行動都完全局限於家庭的範圍內，就是文明國家，對於婦女們也不要求性生活，家庭生活上的“善良的道德律”以外的什麼東西。可是，現在，世界各國的成年婦女的半數都和男子一樣馳騁於艱苦的鬭爭中了。社會也向婦女提出了新的要求了。

在現在，認婦女要有做一位社會人的義務的技倆比她的家庭道德上的“善良”與“潔白”更重要。家庭生活也已不是今日的婦女們活動的唯一的場所了。而婦女們的家庭的義務常常會和她們的家外工作或她們的社會事務相衝突。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批判婦女的價值的方法當然和她們的祖父母的時代不同。

在今日的社會中，婦女們縱使“完成”了資產階級的家庭道德的通有標準也不能得到各方的“尊重”，也不能得到社會的“讚賞”或國家的“尊敬”。那樣的婦女恐怕已成“過去”了。

反之，如果一個婦女雖然不顧資產階級的通有的性道德或“不貞”，可是，假使她在政治，藝術或科學方面有傑出的表現，人們便都交相稱譽。

因此，在這裏有兩個女性，一位困在“善良的道德”



家中，一位活躍於社會。一位是對於人類沒有什麼貢獻的，一位是不顧“家庭道德”而很有能幹的社會人，那我們當然不難選擇其中的那一位。

我們人類兩性生活的標準實在是隨着時代不絕地變化，決不是永恆不變的。不過，在人類的歷史中，道德律的進化時常是很急速的，只有人類的全生活都停滯着的時候牠的進化才比較遲緩。

近半世紀以前，法國文豪仲馬（大仲馬的兒子）曾說離婚的婦女便是“墮落”，可是，在現在的法國，已經大大研究那非正式結婚的婦女和正式結婚的婦女們在法律上有平等的各種權利了。因此在我們的思想方式或性道德的判斷中，舊式資產階級的偽善已經漸次消滅了。

我把這書公之於世，我希望這書的刊行在道德的審斷上能夠補助對舊式資產階級的偽善的鬥爭；同時，希望這書能夠鼓動社會一般人士不讚揚婦女的“善良的道德”而誠摯地尊敬那些為她們的階級、為她們的國家、為全人類而盡她們的義務的婦女們。

著 者 於墨西哥市

一九二七，三，三十。

4

原

序

## 目 次

|          |     |
|----------|-----|
| 戀 愛..... | 52  |
| 同 棲..... | 272 |
| 解 放..... | 31  |

華西利莎，德孟查維娜是廿八歲的編織女工。她是一位在都市生長身體苗條血色很壞的女性。她患腸室扶斯的時候，把頭髮剪斷了，頭髮捲縮着。看起來，好像男子似的，胸扁平，腰上時常都穿着薄薄的上衣，束着腰帶。

雖不能說是美人，可是她有那蒼色的，耐人尋味的，使人深深注意的美麗的眼睛。她那深得可怕的眼睛，一定是同情於他人的悲哀的。

華西利莎是共產黨員。歐戰開始的時候，她是「波

爾什維克』黨員。她一向都嫌惡戰爭。就在華西利莎所住的工場裏，她也是這樣向着戰線上的士兵們宣傳。人們因為俄羅斯的捷報雖延長工作時間也可以；但華西利莎却反對。她想，戰爭不過是流血的慘劇，不是嗎？戰爭究竟能夠發生什麼好事呢？戰爭不是只加痛苦於人民嗎？把這些可憐的青年們和羊羣一樣帶到屠場去，人們也許會覺得可憐吧？華西利莎每次碰見出發前線的莊嚴的武裝軍隊，便非繞道避開不可。他們雖去送死了，却還大聲地唱着軍歌，和什麼大紀念日似的愉快地唱着軍歌。他們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們不去送死！”“我們也不去屠殺他人！”這些話他們許不會拒絕吧。即使是這樣，也許可以不會有戰爭這回事。華西利莎這樣想。

華西利莎會讀書會寫字。這是由做排字工的她的父親教她的。她很喜歡讀託爾斯泰的著作。

在工場裏，華西利莎是唯一的平和主義者。因此，她會被解雇，那是當然的運命，但在現在需材孔殷的時候，工場監督心裏雖不高興她，也不能解雇她。

不久，反對戰爭的“託爾斯泰主義”者華西利莎的名字已傳遍她所住的附近了。不管祖國的事，缺乏愛國

心的女性的華西利莎連當地的婦女們都不和她說話。她陷於失意的深淵中！

關於華西利莎的這種傳說，給當地的“波爾什維克”黨的組織員聽見了。他便和華西利莎接近，和她交換意見。他馬上曉得華西利莎是一位很有用的人材，且能認識她自身的立場，在將來黨的工作上是很有用的人物。所以，華西利莎便入黨，雖然不是馬上加入的。她和黨員們論爭，提出種種問題，有時竟憤慨地走開。但是，熟慮的結果，她說，“讓大家一塊兒幹吧” 她便入黨了。

在革命中，華西利莎幹組織運動方面的工作，做勞動評議會的委員。他很贊成“波爾什維克”，尤其尊敬徹底反對戰爭的列甯。

和“孟什維克”黨員或社會革命黨員討論時，她很熱心，大逞其流暢的雄辯。別的女子們或女工們都很欽佩她，華西利莎以爲有發言的必要時，她便很勇敢地發言。而她所說的都是很明瞭，很握要的。

華西利莎因此很得她的同僚們的尊敬。在克倫斯基時代，她是市會議員的候選人。編織工場的女工們對此都誇耀華西利莎是她們自己的代表。她們遵守華西

利莎的話，好像遵守法律一樣。她和同志們說話時很溫柔，但遇必要時，她也加以叱責，她曉得怎樣去指導女工們。華西利莎從小便在工場裏工作，所以她知道女工們的痛苦，擁護她們的利益。

有些同志非難華西利莎說，“爲什麼一定要顧慮女工們的事呢？現在，我們還沒有工夫來顧慮女工們。我們還有許多更重大的問題。”這時，她一定面紅耳赤地憤怒起來，斥罵那對手的同志們，且和書記論爭。怎樣，她也不願意屈服她自己的主張，她很簡要地說，“爲什麼婦女問題就不是重要的問題呢？作這樣想的人都是有從來的劣習慣的人，說婦女永遠是時代落伍的！可是，我們沒有婦女，革命便不能完成。其實，婦女自身，便是問題的一切。男子應該實行婦女所考慮的事，婦女所暗示的事。所以，假使大家能夠把婦女都變成我們的同志，那麼，革命事業便已完成一半了。”

直至一九一八年，華西利莎完全爲革命的鬥士而戰。她自己很認識什麼是她自己的目標，反對一切妥協的行爲。同志們中，經過相當的時日後，有的半途而廢了，有的或作或輟，有的已結婚成家管理家政去了，唯有華西利莎却還繼續鬥爭。她不斷的繼續鬥爭，不斷

的計畫一切，永遠不忘記她自己所主張的主要點。

她實在不曉得什麼是疲倦。爲什麼她有那樣的精力呢？她的身體並不怎樣健康，她的面上也並沒有很好的血色，不過她的眼睛却很有精神。她的眼睛富於理智和同情，有很能使人注意的特長。



華西利莎接到期待了很久的她的愛人，她的同志，她所戀慕的男子寄給她的信。兩人已經分離幾個月了。在他們，這種離別是不能避免的。起初是內亂，接着又是“經濟戰”的時代，全體黨員都要動員，革命並不是遊戲，而是要忍痛犧牲個的人一切的。華西利莎也是願爲革命而犧牲她自己的一切的人。在這時期中，她幾乎完全和她的愛人遠離。他們不能不分住在一國的兩極。

華西利莎的朋友們安慰她說“這樣生活下去，結果或許還更好。你們永遠不會厭倦，永遠戀愛着，不是嗎？”不用說，這些朋友們所說的話，許是對的。但他不住在一塊時華西利莎實在覺得很難過。

現在，不用說，華西利莎，幾乎完全沒有她自己自由的時間。從朝至夜，早起晚睡，整天東跑西走，她要做很多黨和蘇維埃的工作。那些工作都是很重要，很緊急



而且很有興味的。

但她做完工作，回到她的小房裏以後，她便心焦焦地懷念她的戀人了。她的心時常都覺得冰冷。她喝着茶坐下去沉思着。在她的心裏究竟有誰存在着呢？終日和同志們工作，好像沒有一位知心的朋友似的。她不是沒有目標似的盲進嗎？就是有，究竟又有什麼用呢？誰要那個目標呢？人類究竟是什麼？民衆一點也不了解，直至現在也還把那應做的工作弄得亂七八糟，一點基礎也沒有，還在那裏互相謾罵，互相挖苦。一切人都爲他們自己個人而工作。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應爲社會而生活！

剛才，華西利莎爲了她的食料分配券的事，還挨了別人的臭罵。誰要那東西！她突然放下那食券，由同志們的調解才算解決了那個問題。

現在，她坐了下去，渾身都沒有力氣似的覺得頭暈目眩。她靠着桌子喝茶，把剩下的冰糖放到嘴裏去，她返反覆覆地想她今天一天中所受的屈辱。那末，革命對於她有什麼呢？什麼好結果，什麼好處也沒有！革命不是只有失敗，只有苦惱，只有鬥爭嗎？

假使愛人在這裏——那末，華西利莎可以和他訴說這些煩惱，放下這心裏的重担。而他或會很溫柔地擁